



1 4  
1555  
165









門 14  
號 1555  
卷 165

北行日譜序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北行日譜序

自古忠臣義士烈烈而死令人追攀千百世之下欲彷彿其咳唾涯略而不得則有意爲摹而響爲附者所傳聞異詞所徵述異狀而疑信參焉于是門弟子及私淑之徒有年譜之作閒繫以月以日而考信者始有所憑而不眩若夫天地晦冥狂飈駭電瞬息百態年月有所不及詳而身其事者按日而譜之則若北行日譜是已日譜者何完天朱先生之書也日譜而繫之北行者何因周吏部行也吏部爲天啟名臣第一人几緣吏部受



險艱者例得大書特書不一書相率牽連以書而況身  
其事者之自爲書乎余三復而悲之書之面與吏部往  
復者十三與吏部往復于寸楮九帛飛出棘端犴吻之  
際者十二去來畿輔閒與吏部心知默爲拮据相往還  
者十之五大抵與吏部語皆蕭疎慷慨如在鼎鑊百沸  
中而儵然噓之以清風者也與吏部諸相知語沈冥慘  
淡如藪道匿亡曲爲求全之路不敢大聲疾呼爲德而  
類之耳鳴者也至于寸楮九帛之傳在吏部則爲狄公  
去絮之衣在家人則爲蘇公誤進之炙如新鬼薦羹巫

史紛若幾幾于盼嚮之一線而或咻之或冰之者也嗟  
乎言至此而朱先生周旋之情事尙忍言哉宋文信公  
前後指南錄備述時日且各系之以詩我朝楊忠愍公  
亦于獄中作年譜鬚眉俛仰至今炳烺如見然主方虛  
相位以待而嘉靖中葉柄臣祇偷于驪龍之睡以弄其  
太阿兩公得閒而自爲書也固宜迺逆閹熾燄時何如  
也以逆閹之熾燄粹發于天下第一人而開讀滋變死  
傷狼藉其棄疾于吳人與訶吳人之周旋于吏部者將  
何所不至朱先生旣身其事而又能于倥傯中按時日



而譜之使千百世之下不苦于親炙私淑之無人及它  
傳聞異詞徵信異狀者猶得有所折衷焉朱先生之爲  
吏部可稱死矣先生之死蓋得于憂與勞幸獲首亡  
而終牖下然及離照之升而不及寔威之震先生實齋  
恨以死也身爲世爵又爲名諸生而家故酷貧沒而棺  
斂舖糜皆藉同人取給卽是刻亦余輩醵金爲之生平  
多媿行不書書其爲吏部者崇禎己巳秋泌園人張世  
偉頓首撰

邵彌書于津逮軒

北行日譜序  
北行日譜朱完天先生爲周吏部北行時譜也余讀而  
感愴惘乎其有餘悲焉曰嗟乎禍患之際豈不難言之  
哉方是時賊璫欲實張甚所以密布耳目而訶人動息  
者前後數百輩而未已也於是諸凡與吏部周旋者咸  
或避匿弗敢以名迹見矣羣情洶洶疑日甚吏部且  
莫且北而欲爲捍牧圉職囊饉者環視而或難其人也  
一二同人輩樂爲吏部死非不人百其身顧其勢又各  
有所牽阻獨先生一人能脫然奮身負羈縲以相從于



孤危迫阨之中而無所難焉斯其事卽於吏部非有分毫關損益而吾黨友朋之誼不深嘉賴之哉且先生與吏部初亦非深相識獨以母夫人旌節一事感吏部之相成故遂委心許以驅馳夫世人修小意氣搶攘感概之中輒相然信以死間亦有之而要其所爲結心矢報□都不出聲名利祿相煦相沫之間耳而先生之所爲致感于吏部而幾幾乎必欲得一當者顧獨在此此又何也先生始北歸爲我道吏部死事而獨搯扼於不獲含斂以爲深憾嗟乎此于先生奚憾也先生是時方有

任俠傳

朱文學

吳門布衣金日升纂述

文學諱祖文字叔經完天其別號也世爲構李人祖先應募禦倭功最累陞都督大將軍世襲蘇州衛指揮以廉勇聞文學幼孤母劉勵節撫之備集荼苦文學言而端方穎異雅不好武被服躬行有古人之風弱冠落髮士弟子痛母志節未揚不遑寢食吏部周公順昌初承識文學會文太史諱震孟字文起爲孝廉時與文學習談其母



貞操特詳吏部聞而憐之慨然為白當道得類題取旨  
 部牒下郡而文學始知乃為之感泣搏頰願為公死無  
 何吏部忤璫被逮變起倉卒都人士惶懼不知所為文  
 學念此行必無全理願相隨視其後事以圖報慮家人  
 或相勸阻遂不復歸與吏部同宿公所中夜從容謂吏  
 部曰公灑然就道良善然事未可知脫有緩急誰可告  
 者吾當先往為地吏部首肯良久曰徐銀臺諱如珂盱  
 賜如雪必能相濟顧侍御諱宗孟新入臺中意氣不薄  
 可與計事此外則定興之鹿諱善繼吳橋之范諱景文

諱宗孟

字巖叟

諱善繼

諱景文

諱如珂

字念陽

諱如珂

字念陽

熱腸急難一言相諾生死不渝皆可告者文學遂別去  
 先走都下比吏部未至有以滅門事中吏部者得銀臺  
 力辯而解至橐饋薄鵠之事侍御已先為之所矣已而  
 懸昧數千文學私幸且夕告完或得議獄緩死百計旬  
 貸都門不足則走定興定興不足則走吳橋冒暑單騎  
 間關千餘里逗畱數十日拮據稍就而吏部已斃獄矣  
 吏部畢命之日文學夜宿野店有聲魂然精誠相感豈  
 其誣耶文學微服僻處偵察動靜每一感慟聞者悽惻  
 凡往來津渡出入禁門時遭邏卒徼倖獲免亦危矣然



才不日言傳  
以身滯長途弗獲視殮有違初心遂至鬱以死彌留之  
際猶以吏部後人爲念嗟乎文學之所以報吏部者不  
已至乎而總爲一念孝思所激夫以文學之至性篤行  
固足不朽矧其附青雲之士哉

北行日譜者何完天先生譜先忠介被逮始末也  
載其行事日月具悉歲久原板殘缺將不能垂後  
令子叔高廣搜鐫補其孝思足尚焉先生懿行頌  
天臚筆傳中略見一斑宏列篇首俾閱是譜者知  
先生楷模士林不獨信友一事而已先忠介被逮

在天啟之丙寅距今四十餘年其間滄桑陵谷真  
如夢幻追思昔年情實非所謂抗節死王事者耶  
讀之不勝泣然流涕也時康熙丙午中秋前周茂

蘭謹識



小引

日譜者何譜北行也北行奚爲而譜蓋斯行也實爲蓼  
洲先生先生被逮從容慷慨之氣象宜譜不意細民無  
知以哀控而至憤激其間斟之酌之不爲自裁而爲赴  
闕甘心鼎鑊之氣節宜譜吾蘇諸君子之遊於京者爭  
爲先生効一臂一種之肝膽宜譜北方諸君子急先生  
之難慮無不殫之力千秋之意氣宜譜未也與先生未  
識一面者靡勝秉彝之好或爲竭蹶贖金或爲捐軀趨  
事以庶幾先生之一生不宜譜乎與先生爲金石交者



既爲妄覲其生復爲深痛其死思爲先生孤寡永遠計  
不宐譜乎未也先生之僕匍匐赤日往來如織更有隻  
身孤旅拮据含殮以結先生此身之局者自有斯譜而  
其忠不泯卽諸君子之僕憔悴征途至有緣是骨立者  
自有斯譜而其勞不泯不寧惟是譜及彼地之芳蹤而  
名公之家範宛然足爲吾黨取法也譜及彼時之觀記  
而當年之人事犁然足爲後人考鏡也異日者公論旣  
定太史氏秉如椽之筆爲先生不朽先生之品昭於日  
星濱行一段光景諸君子雅有能言之者初不以斯譜

爲有無然凡諸爲先生殫厥心力者必且旁及此則文  
實與聞諸君子未必知也則斯一譜亦採擇之所必資  
其可少乎獨是文實拜先生明賜竟於含殮不及躬親  
北行之意謂何何以謝先生於地下則斯譜也初無解  
於文之慙負也第先生者時局之所深忌其爲先生者  
時局之所深求所宐深藏勿露畱爲日後張本可耳慎  
之哉慎之哉丙寅一陽月三復居士朱祖文識



丙寅北行日譜

文之獲交蓼洲周公也則自先慈旌節事始也先慈苦  
 節四十有六年緬維免喪之日為庚申歲同岸欲以苦  
 節狀聞之當事文私以商之今太史湛持文先生時先  
 生猶孝廉也先生曰此事非財力兩足之家不可今子  
 家徒四壁一青衿其何能辦雖曩者吾甥姚現聞曾於  
 孝廉時獲旌其母吾蘇顧巖叟亦曾於諸生時獲旌其  
 母亦皆有大力為之援今子無可傍借將若何文曰母  
 節艱辛為人子者不能一為表揚何以為子文志決矣



成不成人爲政請不請我爲政先生亦甚壯之夫以先生爲名教宗主而先父誌又出先生筆凡諸艱辛之狀無不具悉其詳且爲文慎重若此則事之不易可知乃蓼洲公文初未一面第感動先慈之節於殷汝訪名獻之一言而徵信先慈之節於文先生之一誌咨嗟歎息惻然垂憫遂力言於當事自郡邑大夫以至憲司直指不遺餘力且曰此事非公祖父母力爲主持而待胥吏循行故事則此節斷無蒙旌之日矣迨旌表之旨奉已半載禮部劄至文始獲知其爲德何如而不鏤心銘骨

也嗣是文中心藏之第以公名位懸隔雖蒙折節下交然引分自安非歲時不敢輕謁比公奉削奪之命乃始時時過從察公神情亦若以文非趨炎附熱不虛疇昔之知者此文與公締交之案也今歲三月之十有六日天方曙忽聞公被逮大駭出門彼時便已心念公此行誰與偕往意者其文乎第長子館於浙次子病於牀季子身爲督課不能脫然比至通衢遇公西席鄒君虛王名涕泗沾襟欲偕北往文念鄒體弱不堪力爲之阻而遂身任之公聞亦喜動顏色因目吳君公如曰子其爲



我一行公如唯唯乃議文與公如偕公之子子佩行已  
有成說是日諸君子便欲文與緹騎議所需文曰既文  
北行不當使緹騎識而以便彼中趨事遂以斯事他屬  
十七日文念十八開讀公身一屬緹騎便難披瀝復造  
公所冀得詢所欲言而諸君子無論識不識或揮淚或  
懷金或欲一望清輝而至者踵接肩摩聲如蚊聚形如  
蟻擁無須與之暇維時有貧士某乃公素所恤者不勝  
痛向公而泣公笑曰我一去不復返誰卹爾者我應哭  
爾爾反哭我哉會有蔣兄名鉞者語及傳神一事文躍

然曰是烏可已卽託蔣促丹青君丹青至文爲道意于  
側公斷斷不可再四揖丹青君出若將挽者隱公視此  
身爲何物曾有幾微兒女子態耶午餘諸議者至云與  
緹騎講許八白金苦不能就必欲文一行文知諸君非  
爲舌戰不敵特以文爲公所信其勢不能無增姑借作  
一證據耳不得已乃行然既以登場不能不認真一講  
乃以公之冰蘖告而諸旂亦盛稱公之冰蘖且云倘公  
而不冰蘖其操也必且列卿寺擁節鉞矣自苦乃爾何  
與人事吾儕奉命而來祇論官局索金不問其貧不貧



也文曰然則金從何來諸旂曰獨不有鄉紳在乎文曰  
否法網嚴密覘伺者多一爲捐助懼有起而議其後者  
疇敢以身試哉諸旂又曰然則獨無親友乎彼其至親  
安在文曰言至此則爾所謂自詒伊戚子亦不能不爲  
三歎息也親莫親於子女之好迷公且爲貧交是求卽  
如長子之配於時鉅富兼閱者多願與公聯好而公  
謝客曰乃公如欲富則歷官二政儘足自潤何必借潤  
他人而令富女八貧家其與我均茹荼乎抑與我薺荼  
分茹乎且使我父子姑媳有大不得其所者幸勿復言

吳橋之役安能復與其後事相及哉且先生固早知吏  
部不免然亦庸詎知其倉卒至此不復少須臾也此于  
先生奚憾也先生歸未幾而以先時在道勞瘁疾遂不  
起先生真以死報吏部矣此于先生亦奚憾也余猶記  
吏部別去時余復寄聲謂恨不能髡鉗從行使田叔孟  
舒輩獨有千古以爲心中一大欠事嗟乎若先生者其  
高誼豈復出田叔孟舒諸人下哉而余心中欠事亦若  
藉以少補萬分一此余所以讀譜而重有感也而因爲  
之論著若此至于譜之所以作與譜之不可不作先生



自有序嗣長公有序吾友異度有序序詳矣余不復及  
云時崇禎己巳秋日朱陛宣稽首撰

薛吉書

密文惟外望而已十九日文念公已無生理而重以斯  
變其謂之何造憲署苦不得入至晚當事者復移公入  
縣署始得晤公公是時了無怖懼但多一番煩惱曰如  
無此變則斯時我已從容就道奈何有此紛紛少選公  
坐帷中呼文耳語曰誰爲我語當事者嚴兵衛我閒道  
夜半馳出城乎而一時友生愛公特甚哭聲震天中有  
倡高景逸先生之說者文謂公事與高先生微不同高  
無民變一自裁畢矣公則多此一節事須徐議于時萬  
民擁塞公赴闕之心如焚文寬之曰俟民心稍息公始



可定行期此時一動變更不測公乃首肯復事筆研爲  
一僧書扇書齋額寄去曰事雖小不可負諾也門外洵  
洵門內蕭蕭被逮之始親朋雲集自民變後皆畏禍不  
前時來詢問者不過疇昔莫逆寥寥數人而已是夕文  
仍陪宿縣公署二十日早公乃笑向文曰患難相依我  
兩人真堪合傳文曰公當此際而神情不動乃堪不朽  
若文之棲棲特情不能已何足道哉自是日爲行計乃  
命同人佯播候旨之說以息衆囂而民亦稍稍解矣是  
夕文歸密爲束裝彼時訛言孔將諸親知方促文趨避

何暇議及北往內人一見驚相謂曰禍且旦夕聞公椒  
蘭威栗懼及而比鄰已東奔西竄巷爲之空汝速禍  
乃爾如一家生命何時文承爵之子壽康新膺衛秩伏  
枕傳語曰祖勛不易父此行或有他失如祖勛何文笑  
曰事果株連豈一避能免奔竄特愚夫事智者不爲乃  
若北行業已心許其忍相負倘果緣是而及於難亦命  
數使然非予所得主也其止勿復言惟是內人喃喃謂  
公往必死死必慘奚不死於故鄉而務往罹慘毒則文  
中心不能不爲動就枕躊躇竟夕詰朝二十一日往關



廟私以自裁之說卜之真君籤若勸行而自卜從行則頗有危語然念事勢至此義無中止復自奮曰司馬公有云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今天若憫我亦必無此禍豈得以或然之禍而奪必然之義遂不復介胸中則往文太史支十金為行裝往別本學吳師名麟吳師曰民變之疏十九已發公即往無與於旨之溫不溫公身一往萬一斃于嚴刑已無足證而金吾於公獄詞以民變事株連一二縉紳為彼黨所心恨者則一網盡矣何不從容旬日處分後事以一死了局禍止公身以全諸紳為

愈乎文念株連之說實彼黨所有然在吾公惟有赴闕為正故前說謂之忠于諸紳則可其為吾公謀猶似有未盡善也然不敢以一己之見傍撓其間遂唯唯二十二早公馳使相召則已遷寓理刑公署公著舊名金卿書院若為候旨者然文意公或為前說所動至則促裝耳於時馳一价以力阻公行者言媿媿公則計不反顧毅然以一身甘鼎鑊且曰若輩為所欲為苦無大人君子張膽明目教誨之耳我且甘身糞粉正言教誨若輩是日文復馳歸計彼時文雖足跡不至變所然朝夕吾公必已為



覘伺者物色其能免于吏議倘此往或有起而議其後者不能分身相應必且以逃匿相加實其罪案遂草一呈直以同公子追隨吾公明告本學以爲異日張本囑家中一俟發足卽投而文子壽增尙未冠見此行不可止遂力請從曰父老矣長途左右其可無兒文笑曰兒念甚佳然此苦趣非兒所能嘗萬萬不可力止乃已二十三日爲合餞明卿太史之日文爲倡于旬日前者文念知己在難何忍銜杯遂不赴而卽于是日赴公署爲長行計公之長行實惟二十五日子夜文恐栖遲家中

卽有剛腸或爲兒女子所撓遂一出不復歸壽增苦欲識公遂與偕入此兒因文在署連造三日炙公清輝不可謂非幸也又公見此兒持有竹筴特爲之題手澤宛然不尤幸乎二十四日早公呼長子拜文文曰若然是以不肖待文矣公乃止而反躬爲之叩顧長公曰從此以伯呼之文遑遽不敢當是日聞申中丞元翁罷官歸文與中丞爲舊賓主且爲先大夫生平知己大父身後先年百戰勛得微橫金世爵實惟中丞力義無不往候也者復念此身一出公署更復牽纏公之今日是何光



景文既戀戀於此卽不往不爲愬然乃第以一函致意  
是日公語文曰弟別無一事牽腸獨先人未葬此死不  
瞑目之事益筮仕之日既所不及里居數年營有馬糞  
一切地下之事已爲畢辦第以年月未宜故爲稍待今  
不幸值此幹父之蠱有吾子在兄其輔襄大事無一語  
及妻孥自被逮迄今如一盄也文因謂公此行存亡未  
卜且與家人永訣矣就道之日尊夫人攜諸幼子登舟  
可得一別公搖首曰徒亂人思不可復詢公以公今日  
有此奇禍自反歷官亦有一二冤獄爲公隱衷所不自

文者否公隨聲應曰此弟一生可自信者今日之蠱  
因中業通釋曲幾不能自解矣二十五日長街  
于浙之長子因呼遲約其歸囑家事而向未至遂不  
存待是日文計公此行決無生理文豈能別効一臂唯  
有一抵長安速治棺槨以待一有不幸則躬爲含殮以  
效及朋之義以慰孤寡之心此出門作想也是夜漏下  
十餘刻遂行比及舟彼時兵士戒嚴背江之岸幾無  
隙地地既泥濘以復踈雜昏黑中忽失長公所在蓋使  
者唐元恐爲緹騎所物色私與偕歸公忽出意外念甚



呼文寬之乃與兒壽增於昏黑中自胥江至洞涇匍匐  
 將十里抵公家已漏下四十刻矣知公子已歸懸旌始  
 定二十六早於公家發舟是時公內弟公如吳兄名爾璋  
 以有太夫人在堂恐遺母氏憂而止不獨與公長子子  
 佩行是時送文登舟者則惟張氏孟舒名世俊異度名世偉  
 兩伯仲耳二十八早至雲陽公已有成命立趨子佩歸  
 矣逆料公心民變日傷其少年緹騎一人未必不為報  
 復而又戒心於江滸相失之事故深為之慮子佩含淚  
 向文曰父決不欲我往奈何文曰尊公自有深意父命

其敢有違且斯何時也母夫人柔腸欲斷兄歸苦慰母  
 夫人孝自在耳力勸之歸已而四月初旬奸人忽造偽  
 旨謂籍沒公家家人一時坐散夫人幾欲自盡微子佩  
 力為寬解夫人已歸泉壤矣子佩此歸不可謂非彼蒼  
 默佑也於時文亦私轉一念公之子公且堅不欲往則  
 事之危殆可知然少生退怯如一己之生平何遂獨任  
 不辭偕公使唐元嚴秀二人先公而往擬從雲陽登陸  
 而唐元以驟貴欲走瓜州會此時彼地諸族羣集恐為  
 物色遂從其說至瓜州則天雨泥濘而又計從清江浦



登途爲便乃遂往清江浦二十九日舟抵維揚候關兩  
僕登岸有長髯呼之曰爾已來乎不爲應也又曰爾蘇  
人也若素相識者然回述于文殊爲之異初二從清江  
浦登陸有差騎一人馬已馳過忽復馳回向文亦曰爾  
已來乎不爲應則又亦曰爾蘇人也爲之唯唯始去方  
宿逆旅唐元私語文曰頃之差騎寓適相對又復相問  
而其語若知我等蹤跡文疑此必織造之使物色偕來  
考此時有公致鹿職方孫孝廉兩函遂欲焚之以滅跡  
而又念非此無以取信二公方擾擾胸中忽有羣捶

旅之門者其聲甚厲則謂必差騎我擒無疑靜聽乃懸  
役呼里役也抵寐便夢先都督至文急訴以北行之故  
及商焚書之事先都督熟視不言比醒私念不言者似  
可付之無言也乃不焚而以書入唐元卧具蓋搜必先  
文文之行囊彼所注意元之卧具彼之所忽萬一可俾  
脫耳初三日始知此人昨偶乘差騎早已僱驪而去驚  
心始定及之前途乃舟宿處曾一識文故爾相問心始  
帖然初十日宿陽谷覓有民變明旨甚溫爲頌天王  
聖明也十六申刻文枉道抵江村日將暮託爲公之內



昆弟謁鹿公

名善繼號乾岳定興人住江村

蓋公之長子既不往非至

戚恐不便吐肝膈耳鹿公一見泣然相對囑以鋪堂之

事懇其至親一往鹿公卽刻馳使邀孫公相議孫公

名奇

逢字啟泰容城人

居容城之北相去二十五里比至子夜矣十

七早會孫公以無可効力輦蹙相告先是魏廓翁被逮

吾公會致書二公以魏事託之時孫以兄往鹿以使往

文曰魏公事兩家俱得借重而獨不可爲吾公一行乎

孫公曰正爲往而無益耳文曰然則魏之鋪堂誰爲講

者孫曰此事最易爲人欺維時有金吾王公名涖民受

恩于廓翁者也密會公子於某所公子以是託之王實

私爲料理吾兩家不能効一臂也今周因魏而逮王

旣德魏未有不圖報於魏之椒蘭者意者其於此處一

圖之乎文遂躍然就道十八晚抵都門念都中戒嚴必

先得藏身之所乃可有宗都督者其父諱禮於世廟時

死國難先都督因與定交文與宗氏有世講誼妄意此

可暫爲居停十九卯刻及其門詭以他事往求爲信宿

於時都督伯子宦遊惟仲子太醫叔子文學在舍兩君

相對輦蹙告曰此閒大非昔比卽戚里侯門無不惴惴



危懼倘客非其人十家連坐君以異鄉入吾邦已  
有密爲覘伺者君其務就逆旅乎卽求一宿且不可  
以行裝暫入其門亦不可不得已主僕三人及湯  
上索各肆而解征鞍焉宗氏閱邸報得君名  
不深求之旨深爲公憂有密遣百  
家於時有五百餘金會票在身會票無姓名而  
之家別有家報恐存周氏字樣亟往其家付書以  
念公一到惟鋪堂一事最爲喫緊而京師多巨

恐誤事輕信或受欺敢以此事問人乎必得當道縉紳  
密爲區畫計非王金吾不可而苦莫爲介紹又公所囑  
二三金石之交宦於京邸者其非吾鄉既難輕謁而一  
屬吾鄉又恐緝事于彼出沒必得一人焉密達于與公  
金石之鄉紳乃便於時有蔣士衡名秉銓號台宇者文之通家  
友也以貢館於京遂蹤跡而往蔣一見密聞斯事不覺  
失聲曰此乾坤何等時兄奈何自投此地文亟止勿言  
已爲門弟子所物色矣是日卽宿士衡館囑其託侍御  
王純甫則王公已奉削奪歸矣囑其託念陽徐公巖叟



顧公併託二公轉致羅孫諸公求爲助一臂又求徐顧  
兩公問王金吾特爲鋪堂之地其會票金併求二公司  
之蓋文生平不敢與人出納且此地出金於何作證一  
與斯事生平掃地耳士衡曰爲此公用情及轉致數人  
兩公之所必然至會票出納此必不得之數文曰兄弟  
往商無妨一問也是夕與士衡同榻士衡連起詢問無  
非一片熱腸其館使詐酣屬耳文力止勿言士衡不悟  
此其家喧傳之所自來也二十日昧爽士衡亟往徐顧  
兩家文復叮嚀曰客肆祇可片時不宜久處不審兩公

能爲我旬日主人俾得暫匿其身否良久士衡至歡然  
報命曰兩公正爲此公深慮不虞兄之慨然來也王金  
吾亦削奪去矣鋪堂事顧公已身爲之任立刻多方覓  
問不必再計所欲致意諸公已爲詳談不負所託至于  
會票之金入此出彼於縉紳自屬不便有吾蘇朱盡吾  
者名汝忠參戎向固交好于公者也今以補官將出都門正  
有一事借重兩公兩公爲暫畱以待周至了此鋪堂一  
局會票卽以付之乃若居停信宿則斯時覘伺者多兩  
公俱以爲不可且囑兄勿往謁事既粗有梗概遂別士



衡而走盡吾朱寓以稟交之因詢有藏身之處否則指二閘之觀音菴時已薄暮移寓須俟詰朝而文寓門以內朱寓門以外禁門森嚴正陽尤甚一出入殊有戒心求宿朱寓朱以寢所不便辭二十一日留唐元於正陽門外候吾公至而文則移於二閘道經前門關廟虔禱得籤遂決往所指寓入別朱適巖叟顧公爲吾公事造朱知文在寓入密室私會文再懇鋪堂一事顧出手書相示正爲此事與諸公往返者蠶感而談不能百餘言卽蠶感別曰弟亦不敢久留蓋恐爲從役所窺耳

是日往菴二十一日復造朱寓呼唐元探公音問尚屬杳然抵暮而返二十三日唐元至菴云公使錢真已至公且晚抵國門蓋真中途先行者有八行相通乎文曰爾主人左右皆緹騎此時初至正覘探者羣伺之秋八行或入其手執簡索人吾事債矣錢真旣至正可託真面復語不必多多恐傳誤今止有三言寄語爾主人曰定興以無益不來鋪堂顧公已身任停安會票已交付朱處的當言之至再元遂銜命語真其不直令唐元將命者則文旣潛身而公隨身之使亦相戒不輕來寓以



防蹤跡特畱唐元一人介於兩閒爲通音問計不欲使  
緹騎識一面耳二十四日遣嚴秀至朱寓則朱以奉勅  
不能久畱二十五日且行召文至寓以已支之銀未支  
之票轉託吾蘇查君獻可文復馳往而士衡適至同付  
查君文約查以五百金非徐顧兩公命不可動其五十  
金則聽錢真零支但須取有支票存照上衡密傳顧公  
囑公之語于文語外復曰聞廠衛箚爲吾公密遣緝事  
者三十餘輩緝其用事之人兄其善爲藏身計是時頻  
出入東直門及往來正陽門外大非易事乃特求寄宿

朱寓朱以是夕移樽餞者若而人於文不便爲解力爲  
之拒不得已而始納究竟無一人至者一時彼此畏禍  
景象可知也於時朱欲壯文膽以好語相寬謂周繆兩  
家親友亦有倘佯長安道上者文不信續據錢真面述  
吳江周祇有四僕別無親友其子至德州而返黃公白  
安封翁抵京爲邏卒所獲罄其腰纏六十餘金猶欲送  
問賂以五百餘金始脫父且如此他人可知朱所教不  
幾敗乃公事乎是夕吾公至京相違咫尺不敢走晤徒  
有腸痛耳二十五日回菴中念菴爲車馬往還之區耳



目實繁當此網羅嚴密可不幾先藏匿乃于二十六日走張灣而與唐元相期倘有相聞當于彼地舊關廟相尋亦蓋吾所指也二十八日不聞音問乃遣秀入京探聽是時特爲民變一事萬分過計走書查君獻可囑其豫備後事以待惜也查君惟望其生以爲必不至此烏知究竟至此也二十九日嚴秀至始知公已於二十八日受刑僥倖無恙是月無三十乃于五月初一復回二關而唐元來寓云已坐贓銀二千兩計無所出有雨泣泥首大士前而已是夜竟夕不寐則擬先作書寄報房

通知家中設處而遣元歸爲齋來京會票計又恐別有差失則叮嚀填寫查蔣二丈面允非此二丈不得擅支以寓其隄防然自北而南自南而北遙遙數千里之程又無中生有處此多數夫豈易事大約以五十日爲期倘公五十日之內緣此而斃何以自解乃擬身走定興乞鹿公轉貸以應一時之急乞孫公昆季入京預備後事以防不測謀既定初三日方遣唐元發報房書是時會票金已他屬欲染指者不無垂涎而錢真忽至以處贓金爲名苦促文歸且曰此公意也廠衛緝訪果有其



人且五十餘輩也因出公與真書有火燒速去之語蓋  
文居火燒坊下故作隱語且曰不歸恐有奇禍文念此  
行實受公生死之託卽有奇禍亦是數應同盡乃若斂  
金自有異度文起諸君子在而須文往爲復念公瀕行  
其相託何如鄭重乃忽於此時反命之歸意必有悞之  
者因問我有三言傳語會一一達爾主人否真卽隨聲  
以應乃曰主人甚怒鋪堂不敢回復已而命唐元將文  
之言復告于真令其止達二語不必提起鋪堂真又不  
欲元歸大有相角之意文苦口曰斯何時也而暇脩一

時之怨爲也且彼此歸專爲贓銀一歸卽來酷日中往  
返五六千里較之安坐旅邸者甘苦勞逸奚啻霄壤予  
何所庸心於其閒哉因悟真與元不睦遂不免翻異其  
閒應歸而不使之歸併前百方促文歸蓋有全非公意  
者爲作色不怡真乃唯唯又與語及欲往定興一節真  
又以爲不可大指以前旣虛往再往何益而且爲公語  
以阻之然鹿孫兩公文所得于覲面知其曩之不來蓋  
屈於勢而情則有餘者非愬也乃堅持欲往是日兼聞  
贓金復加一千五日一比初七起限當此之日二千且



不知於何措辦豈堪更加爲之苦極初三錢真別去初  
四早唐元持錢真片紙畱文往定興而命唐元往蘇云  
此徐公意也當卽達知主人噫文未嘗歸也而又何有  
于畱乎是早三人從二聞發足彼時文付唐元達諸公  
書皆爲隱語不敢明言蓋恐爲邏卒所得耳而錢真不  
知此竅直以公與真書寄歸凡諸隱語詳爲訓詁文有  
難色唐元曰請畱在便可齋則齋倘有他虞卽刻毀去  
何如文勉爲之應不敢入便門出張義乃取城外他道  
行行不二十里卽有番卒二人叱下騎搜檢是時急甚文

與嚴秀先以行囊與此三人一一簡視而更以他語支  
吾唐元則乘此之隙將前書嚼去毫無蹤跡乃免于難  
噫亦危矣哉初五日午刻抵涿州遣元歸蘇而文則分  
道走定興初六至鹿公所鹿公一聞文至不待通謁卽  
趨至門外相返告以乞爲轉貸應一時之急併辦後事  
以防不測公於轉貸立爲首肯其于後事則以爲事不  
至此文泫然曰有備無患也鹿公領之立刻馳使邀孫  
公孫公至便立刻召兩家金石之交分道問金蓋孫公  
之貧不減原憲而鹿公躬耕自給別無長物耳次日鹿



公擧蹙相詢曰有如公或不諱此金得微徒納乎文曰  
公卽不諱賊無不完是周氏必出之物也文請自立一  
券吾公得生吾鄉金至固立償而去設有不幸文自在  
也其忍負公公笑曰事不得不詳問耳安用券爲正爾  
先爲貸計續商後事乃初八日忽聞初六京師王恭厥  
地雷之變嗣閱邸報而知是變也地裂一十三丈火藥  
騰空不焚寸木而傾覆屋宇以萬計壓斃男女以千計  
聲震宮闕爲今古所未有朝廷脩省定刑之旨且先後  
下則妄意吾公不死矣遂置後事不講而揣心稱貸一

事彼地涼薄富家絕少又非素所往還難以告急一時  
不能口集文則此衷急于星火然不敢形諸齒頰益恐  
急則數不及額非特來一番意耳踰旬至二十日始得  
三百金入手二十金定興令王公名永吉無錫人所助五十金  
乃鹿之姻家羅公名萬象因知其棄產往貸二百羅以五  
十應且云不必報復鹿公則以貸而得助與自至之助  
不同仍應作貸又五十則諸君子賻左公浮上奠金未  
入左橐而斂存孫公處者也其八十則孫公之親某不  
問子錢而以其本緩急者也其一百則賈人某之母錢



月索利二金者也共三百金未付金前孫公已知文非  
內昆弟第見文肫懇乃不他慮而直以金付文因借鹿  
使一人護行蓋吾輩書生非得幹僕左右恐爲多金所  
誤且使兩公知此金著落耳公以老僕趙姓者往二十  
一早疾馳是晚宿琉璃河聞是日朝天宮災無端起火  
正殿悉焚不兩旬而兩以災告何天心仁愛至此二十  
二午抵京入國門門稅較之前月忽已加倍氣象更覺  
刻急一抵寓立刻齎金付查君獻可名太學生查君問文  
于何寓文不爲告蓋此金之司有苛求金之所在者查

君若爲金穴亦在羅網中前金之交查君亦有難色恐  
其知文寓則我能往彼亦能來必爲完趙耳卽坐查寓  
呼周使一面周成至詢知公禁中起居稍慰問前者票  
金正于二十七日一限將完來金適承空乏此後便有  
鄉紳助金接續文擔似可少弛先期再四叮嚀嚴秀勿  
引諸使來寓爲人蹤跡乃秀于是日乘文在查寓反飲  
周成于文寓愚人不知利害至此文之不爲番卒所獲  
特天幸耳是日欲發八行候公不敢特索公與錢真手  
書見公十八九日之書欲差周成回蘇催銀甚急二十



三日文復作書寄報房促金是午走蔣士衡寓知曩者  
明旨所云漏網巨魁意有所屬爲之大駭竊以是時文  
之往還更爲稠密益不勝惴惴而士衡復曰兄與某同  
姓一爲番卒所緝其禍叵測不可不慎文心感士衡愛  
我二十五日遣鹿使趙姓者歸勞以白金半兩堅餅不  
受曰公所處何時而敢領耶主人知之寧免督責不與  
主人言此金如沒公之德何斷乎不可比屈行又私語  
嚴秀曰金雖不受歸必達知主人以表朱公之意也嗟  
哉此使其真使乎使乎是日嚴秀道經錦衣衛見黑氣

一道從衛前起直透空中風不能動因知二十四日亦  
有是氣不可謂非大異事也二十六日始得公與文手  
書慰勞外以吳橋之行見委然不言吳橋而第云有一  
遠行不審可否得錢真字而始知爲吳橋也于時第以  
公急贓金且天變後定無死法可以暫離乃立刻作書  
奉復且云奚止吳橋凡可効力不妨多委更不必惜文  
之勞乃于二十七日得公與范公鹿公兩書鹿則文得  
于覲面故曩者之往無煩再計范公初未識荆且錢真  
面傳公旨云范與張侍御爲姻家張與公曩日相左書



可投則投不可投寧持回不投勿生多事文計京師去  
吳橋往返一千三百里委身于不可知之域而念業已  
許公難以中止正徘徊間二十八日聞皇極殿前堦石  
費帑金如于經年累月而始至者大工方待之告成甫  
及殿忽斷都人駭傳一月之內災異頻仍意當事者必  
爲動念吾公萬無死法矣二十九日錢真始遣周成回  
蘇是日往別查君適顧公舊西席王君原裕在坐偶語  
及公謂從公來京之使喧傳六人且曰此六人者徵逐  
酒食猶似居恒時倘厥衛緝知不以清吏相目敗乃公

事不淺兄可不思善爲之計交因悟公使三人曰錢真  
曰顧選曰周成三人者原寓錦衣衛鄰近以便承直公  
入獄後錢周兩使畱顧選于舊寓而兩人移玉河橋與  
吳江周公四僕同寓旣同郡又同姓誤傳公使六人所  
自來也公使俱儉薄豈其有此徵逐事但非分寓何以  
自解乃于三十日晤蔣士衡詳語其故囑士衡轉達徐  
公令之分寓且託之風聞勿直告徐公以語所自來也  
是日午刻卽出都門居京旬日逆旅主人見文謝絕賓  
客而又與周使時時密語業有猜意疇昔之夕已有長



髯居然闖入四顧其行裝者時公與范鹿兩公書文先期折成指大糊之壁閒用是無恐是時届行償主人日費嚴秀計及秋毫主人幾出猜語文乃解行裝一事爲贈以愜其意始釋六月初一抵暮至江村晤鹿公以往吳橋事商之鹿公擊節稱善曰此天下第一流人物也徑往勿疑至于侍御爲姻家金蘭之誼豈爲葭葦所奪必不其然無相妨也因求公一函介紹立爲首肯詎無公書文曰書中無非致謝語范公書正在俯仰閒與公書有金且有數恐爲禁門搜去大屬不便已付祖龍卽

范公一函折成指大粘之做襪底中持至不易也鹿公唯唯初二早呈范柬於鹿公時鹿公子孝廉名化麟字仁卿在側見書不署名不填號曰此柬無范年伯字號得微以與吾父者移之范乎事若卸擔奈何父書似乎難發文少選進曰前與公書有雷霆雨露無非聖恩今與范公亦有此語寧有與一人書而重複者請以前書同此柬函去則較然矣鹿公徐曰我柬自發前書不必同往總爲至交未爲不可噫公之肝膽何如哉初三早鹿公發柬是日以初二日大雨瀦水難行乃於初四日發足便



道過孫公以已意私懇孫公致意于鹿求其再多方一  
處孫公唯唯因曰前鹿公原欲以五百金相應措處不  
及耳是日卽宿孫公家初五寅丑之際地大震文臥炕  
上幾爲墮地已而知是日京師亦震蓋震者千有餘里  
蒼蒼之儆戒何如文生平不慣鞍馬前者長途每日馳  
驅不能五舍至此炎威日熾僅行一百餘里途中遇泉  
飲之不啻甘露行至初八始爲張蓋蓋爲一手執轡一  
手執鞭僅僅支吾至此暑極無可奈何乃爲棄鞭擊蓋  
煩苦可知卽欲求如曩者之行止于鞍馬之勞頓不可

大苦楚中時時作想不幸而生于三韓發難彼時逃  
竄惴惴恐有兵刃之及莫必其命求如今日豈可得哉  
則塵勞爲之頓忘因自笑此一想真一貼清涼散也初  
九早至吳橋謁范公名景文號質公  
景州吳橋縣人先此公書往鹿  
書中亦不明言吾公也第云與丈同年同官弟識其手  
書甚真末則云一腔心事向誰說令人徒憶平原君書  
入范公急索書文曰書非面呈不可因問書係何人所  
發文以公對其使卽蹙額曰我主人正爲公焦勞苦無  
音耗也亟延入囊文之謁鹿公也不覺酸鼻因其使者



相戒恐傷人窺伺淚爲之忍然彼時之淚猶能相忍不  
下獨至此則淚如湧泉不能復禁蓋與公就義之期不  
能數日神者先告之矣范公相對泣然不能爲情良久  
方出公書書中所懇乃爲贖金甚急求爲轉貸覽畢卽  
曰此項自是友生事敢不殫力 命移寓別業因識其  
西席康用舟名允濟 選貢兄曩文之寓鹿氏也 二百餘  
里鹿之北閭無非閹宦主僕二人深藏如處子 敢一  
窺戶外至此則去京幾七百里矣范公亦 入市  
中噫世道至此真可畏哉初十早范公走使趙姓者將

命許貸三百金而令文回此公處候金蓋文與公無一  
面所憑者吾公之片紙所信者鹿公之一函金送鹿處  
在彼出納始有著落深服范公作用之妙是日宴文又  
識其西席李仲昌名應期濟 南臨邑人兄蓋康課其族子館于別  
業李課其長君名元超字君平 年十八已稟館于家二兄俱篤行君  
子而李更饒意氣私慶得朋云十一日范長君奉公命  
先施聞此兄於朋從一切謝絕惟有閉戶讀書而得一  
再交臂卽其師 曰亦歎爲異數十二日入別知范公  
已有柬爲吾公求援于東光蓋東光乃時局中要人居



相去祇二舍因畱侯回音前文初至公便詢及張侍御  
按蘇與吾公齟齬之事且曰近有柬入京曾以蓼兄事  
爲託語語見報而獨此語未報想忘之耳必無芥蒂理  
文念侍御與公爲姻家不敢直達至是已悉公肝膽遂  
直告曰侍御萬分芥蒂近日京師一聞民變便揚言曰  
聞此事乃周公子所爲糾衆抗旨大是異事諸神相顧  
錯愕不敢發一語時徐公念陽在坐獨抗言曰周子年  
未弱冠能幹此許大事耶方入蓼洲于死地又坐其家  
以族誅烏乎可芥蒂可知望公力爲之救范公駭然立

許解紛因問金至鹿處二十前後不遲乎文屈指曰金  
之比五日一限每限百金可以支吾自六月初七比起  
前有會票五百已完五月之事今有鹿公貸金三百併  
吾蘇及吾公知己之宦京者聞可得五百計可支持至  
二十左右不爲遲也范公頷之蓋知公之金問之他人  
他人爲政一迫便不能多不敢聊且塞責且屈指扣數  
自是如此初吾公手書稱文至戚而文亦以內昆季自  
居且更姓名爲余至是見范公情真意懇便以實告公  
爲再三歎息因以蘇郡人物下詢矢口而對與公疇昔



所衡頗相符合公復垂詢兄往還定與彼地有楊椒山  
先生祠漢張桓侯翼德故里曾一謁否文過兩公祠曾  
默以吾公生還爲禱幸無虛公之明問因自念忠臣義  
士令人景仰若斯真雖死猶生烈烈千古吾儕可不知  
所以自勉哉十三日再別范公見東光回柬外兼得與  
使者口傳之語許與諸要人處緩頰爲之欣慰臨別文  
正欲泥首以謝乃范公先呼童設毯曰同爲友朋而兄  
獨任其勞敢不再拜爲之稽首文不勝惶遽慙愧別出  
鹿公之趙家幹已奉公命至矣蓋文爲貸金非得護行

者不可先期與借至此來耳不虞范公自爲遣使虛其  
往返范公復以程儀二金爲贈文既仰其貸又拜其貺  
不可乃堅辭使者三爲往返已而仲昌移樽相就使者  
以公命乞仲昌一言文直告以不敢拜之故而仲昌猶  
相強不已文乃曰請畱公所爲歸途壯行色不可乎乃  
止十四日從吳橋發足天旣炎甚又計金至之期尙有  
數日乃從容徐行十七宿雄縣是夕夜方半文臥室之  
門發異嚮如捶擊急起四顧寂無人跡惟明月滿庭而  
已爲之大駭自離故鄉絕無音耗而出門時次子病甚



且爲民變一事罪咎方張深虞波及則以爲文家必有他故寧知吾公之變正于十七之早由斯言之非公之英爽而誰也痛哉十八至容城過孫公是時文之出入京師者再矣自聞渠魁之事十分戒心當此邏卒密布之日曾幾何時而禁門頻出頻入恐爲物色宜留此行以防公之不測且吾蘇之金或不及數鹿公處畢竟可爲曲處前已露意孫公所宜潛蹤靜聽而齋金往京非得一的當友不可乃懇孫公慨然應允議其弟啟美兄名奇彥號思皇選貢往且曰此閒多中貴亦有一二相識者此行

亦可一詢其中喜怒則私心益慰十九至江村二十一日午刻范公使者齋金二百至不能如三百之數迨交歸途謁范范告以前約三百蓋爲某二千石曾戴德於我可貸不虞竟虛所往乃不得已託李仲昌叩之中丞王公名洽山東臨邑縣人得金一百又叩之某某湊金一百不啻沿門持鉢殊不自慊是日兌封范公金鹿公復出金一函計三十兩曰此止生茅君助金也二十二日孫啟美兄偕鹿使趙家幹暨嚴秀同行往還之資乏已叮嚀嚴秀乃鹿公則命趙家幹齋金支應孫兄又堅持不可主



僕二人已具有資斧推讓良久乃議各自支給孫兄赤  
貧與公未識一面既任其勞又損其橐瀕行文向孫兄  
稽首以謝曰此弟之事以累吾兄敢不拜送前文之往  
吳橋而過孫公也孫公私語曰兄之至江村者三矣彼  
地鄰近俱中貴不可不慎昔魏公子之來亦各處潛蹤  
無定居也兄此同有弟椒蘭某某俱可暫寓兄其圖之  
文心妄疑或者意出于鹿而命孫轉致耳頷之是時因  
向鹿公請曰文其移寓以防蹤跡乎公之封翁成宇公  
名毅然曰疇無友生患難相依情理必至而煩僕僕轉

徙其安居勿動噫文此來凡知其事者皆以不厭人目  
之惟恐或近卽信宿亦人情所難乃不嫌暱就若此今  
人稱交誼輒云肝膽膽之一字妙矣哉蓋非有膽則惴  
惴惟恐禍及卽欲全此一段交情不可得已於時文爲  
盛暑積勞所苦身旣病熱腸復病寒日僅一餐困頓殊  
甚方服藥餌偷安牀褥乃二十四日午時嚴秀奉公訃  
音至矣自天變盪至聖心修省以爲吾公必生故吳橋  
之行敢于身往不意忽有此變爲之痛極不覺失聲于  
鹿公之堂鹿公相顧錯愕恐左右傳聞乃爲強忍飲泣



嚴秀云公之喪已于二十二日之張灣登舟矣文計錢  
真未必待我哀痛之際一切都捐則欲直走吳橋以俟  
喪舟少展護喪之念蓋吳橋去桑園一十八里桑園者  
南北舟楫之所必繇於此相候甚便耳痛少定徐讀蔣  
士衡來柬則傳念陽徐公意召文入京而鹿公亦向文  
問轉貸之金作何區處是時范公及茅之助金嚴秀與  
趙使已復齋轉文已交之鹿公曰轉貸二百八十金今  
有茅助三十范公所貸二百先行交納尚少五十再作  
區處范公之金文自于京中間公助之金償之何如鹿

公曰二百自是質翁之金子何敢過而問焉聞前者此  
處之金尙未用予命一价相隨入京齋回原物可矣文  
曰前金必用文所知者祇元寶一錠不便于納託查君  
變易或此猶存耳數刻中公三問而文三以是對不知  
未用之語何從而來已而入京會蔣士衡文爲述嚴秀  
報訃弟急索兄書秀以烏有對連索而堅執烏有弟作  
色曰蔣卽不發書汝獨不可立索片紙以報我乎如許  
大事而僅憑口傳數語懊惱良久已而見秀手中片函  
則兄書也蓋是時秀痛其主形神俱喪耳士衡因笑問



嚴秀曰若臨行我曾密語尙有用存之金可來取去亦忘之否始知用存而誤傳未用此語已忘于嚴秀之口而先入于鹿使之耳故頻煩鹿公之問耳阿堵一物易起猜疑可輕與哉是日范公之金託鹿公轉璧而以茅君助金先清鹿公三十帶鹿使偕行以便償金力疾起程鹿氏父子祖孫暨孫公見文不堪之極強相寬解而別三十七早入京先會孫兄約其攜金蓋孫兄尙留京也隨偕蔣士衡謁念陽徐公而知善公十六日尙健飯沒于十七之昧爽屍出于二十一日喪發于二十二日

入殮惟顧選一人在而錢真則有候之舟中而已四體五官幸不全壞第面似有物壓之者鼻爲之平已不可認惟鬚與手足爲血肉不能變處則顧選猶能識之所備之衣已不能服第安置棺中噫文此來雖妄意公之生然出門時原意公之必死祇爲躬親含殮計故有此行所以報吾公者此所以慰公之孤寡者此初不爲處金來也乃竟大負本懷徒令顧選一人結公之局出門之意謂何痛哉隨以鹿公之貸商之徐公公曰有鹿氏原金一百存查處可償文曰此外作何處分意者其公



助之金一爲取償乎徐公以無存對文又曰意者其續到會票之物以踐宿諾乎徐公亦以爲不可噫斯貨也非助也雖鹿公義當有助然寧我以金如數往鹿公以心之欲助者卻其如干以歸我則彼此兩盡今逆其欲助之意而聽其多方借貸竟自償補夫乃非所以自處乎於時資斧已罄告急于公蓋文之來也文與唐元嚴秀各持十金唐元十金已于四月十六至江村用盡文之十金爲唐元支去六金乃以文自有一金復支查處會票五金湊足十金併嚴秀者共二十金自四月十七

用起頻往頻來車馬餼糧一切犒勞種種諸費咸于是取給至此無復存餘耳是夕卽宿查寓士衡曰卽動鹿氏十金爲兄資斧不可乎文曰償不如數方切媿心其可復損百金之內乎計歸費須十金弟自有一金而范公處有不受二金所必餽者今得于徐公處稱貸五金便可勉強就道乃書五金之券與士衡二十八日孫兄與士衡先後至查寓士衡擲回昨券而以徐公命於查處支十金此十金之支出自徐公文不與間隨付嚴秀付文爲歸途資斧意者其續到會票之物乎文卽分一金密付孫兄以勞鹿



使且囑其俟至良鄉付之恐其來璧耳隨交與孫其五十果元寶一錠之未用者其四十九兩五錢則曩留爲吾公零用之金而非鹿氏之金也曩文之稱貸于鹿也原無片紙至此不敢不以一券爲信乃書一百五十金之券封致鹿公與孫相別仍泥首以謝之便爲趕喪之計于徐公處知公使于二十四日尙至徐寓於查君處知公使於二十六日尙至查寓蓋一爲買漆一爲欲與八江周使偕行耳計喪舟不遠乃從水路趕喪奈二丈方別大雨如傾周行半成巨浸不可行是月無三十閏

月初一馳驅泥濘中

灣聞喪舟已發矣復爲

至此則泥濘

其馳驅不可得矣有匍

滔滔已爾是夕

了不可得方謀

趨事乃初二晨起

男婦老稚攜筐篚而

逃竄者已載道矣則移寓高阜

一日高阜之寓水復

浸淫而至恐復不免則求附運

性命之憂初五

日水勢稍定乃附舟至天津舟中有揚州運軍云於二十九日于河西務見有二喪舟乃南艘相並偕行其爲公與吳江周公之舟無疑噫喪舟而冒稍爲我待不二



日文已至矣初六日從天津附往德州之舟水勢逆甚  
竟日不能二舍十一日復登陸十二薄暮至吳橋別范  
公蓋意喪舟過桑園必入問范公范公必爲我留不虞  
音信之杳然也甫及門知范公聞訃之日正欲開宴一  
閱邸報不勝痛爲徹宴抱疴者累日入謁相對揮淚且  
稽首稱謝文不勝惶遽慙愧日文不得視舍大負周公  
乃公之罪人反加禮耶因告公以前金下落且悉周氏  
之艱難及鹿公之逋負意欲公俟金至稍割以償鹿公  
公於文一語一爲悽然知其于此金必有所助十三早

仲昌來晤文以情懇之曰前金旦晚且至質翁大有割  
助意而鹿公轉貸尙有一百五十未償尙得隨公之所  
樂助者卽以償鹿公甚便兄其爲我圖之仲昌曰兩家  
之物皆出于貸鹿公欲償貸則吾公亦欲償貸恐必不  
得之數惟是直捐以助周氏所樂從耳文大爲首肯是  
日赴公飯未半鹿使二人已齎金至矣飯畢別出鹿使  
納金公不納而亟召文欲盡付持歸文局促曰周固不  
足公非有餘稍割則可其可全捐而以此重逋爲公累  
耶公蹙額泣然曰所處固不足然弟幸有此身在猶易



處耳文曰公言至此不敢辭矣但二百金數不爲少長途或有他虞親齎斷乎不可公其別致公乃止初文之爲水阻道也深悔奚弗從陸取道良鄉涿州便可刻期至桑園候舟胡乃自爲水苦詢鹿使以孫兄出京光景始知孫一出京至蘆溝民居已漂沒殆盡沈浮五日始達江村主僕三人幾于不免噫斯行也伊誰之事而乃以累孫兄至此乎而文之得免于難不可謂非倖鹿使之來璧范金者其一人仍昔之趙老家幹也往返於京者凡三往返于吳橋者凡兩屈指程途三千有餘矧炎

月尤爲不易前者區區一金何足少酬其勞哉十四日入別范公眷眷一節再節不能爲別濱行文再拜稽首公起執文之手曰弟亦有四叩欲申叩曰弟相去數千里徒有其心不能爲力兄與咫尺周氏諸孤所望朝夕一顧文爲泥首受命曰綿力所及其敢自愛噫范公于友誼真千古一人耳流盼曩者將命之趙使見其形容骨立詢何以至此則以疇昔東光之行刻期報命爲中途暑雨所中方爾抱瘡斯行也不獨諸君子竭其心思卽諸君子之僕從亦殫其筋力真足爲友道光別出范



公以前二金爲贖文乃不敢復辭使者復傳公命曰所處二百金旣不持去不得不一歸原主倘收當再爲設處蓋金非己物公自有微機焉非有他也是日原擬登途而日已仄騎且無可問矣仲昌用舟各治具強遊公之小築以一解文之悲哀然杯在手而痛在心時時淚殊不成歡而別十五日發足大意喪舟經聞有稽畱且從此至分水龍王水勢俱逆而我以騎往必可追及則爲策蹇而馳十六至荏平是夕復大雨如傾水復阻道不可行畱在平者兩日十八發足每行不數

里非深泥則巨浸稍淺則以騎代舟稍深便以足代騎裸形匍匐嘗此一番生平未嘗之苦卽欲求如曩者之行僅止于炎熱又不可得矣又每作三韓被難想於滔滔中如乘安車如坐夏屋忘其爲困頓也此一想又真一貼逍遙散哉自吳橋發足以來馳驅跋涉中念范公之金一歸原主或不能如其前數又念吾公之家舖糜不給煢煢諸孤以養以教以婚以嫁良非易事目前贖金雖急然當人心哀痛之際自能勉強竣事必不至累其孤寡是日後教育等事大屬難處雖吾蘇好義者



少然當此兩番大助之後豈堪再助卽有金石椒蘭如文姚太史諸君子均非有餘之家豈能種種仰給此年年苦楚事事艱難之局而子姓失學併失其先人故步之根也賢者之後以空乏二字固其窮者幾人必得置一恒產乃爲永遠計前金二百儘足爲一項謀而讀范公所惠竅議諸書見公子宦遊每遇凡可經久事不遺餘力聞有捐已俸爲之者則斯議也惟公可告乃以前意作東從逆旅主人寄范公二十二日至濟寧詢之聞上則喪舟又已過矣沿途阻礙使文不得登舟一護

少盡其心何天之阨我至是是日遇公使周成自南而北與之登舟偕歸三十日舟泊黃河一夕中盜之來劫者三幸客衆豫防不能登舟而止因自幸范公之金堅辭不攜不爲過計七月初一登內河之舟是日午餘颶風大作幾爲之覆倘在黃河寧免于難幸矣幸矣已而聞是日吾蘇風更甚數百年合抱之木有爲平折拔去者不可勝數蓋公柩至蘇之第三日也天怒激發所致亶其然乎初二復爲颶風停舟初九抵暮至吾公家登其堂不見其人初十日憑公之棺而哭不獨痛公之死



蓋痛公死而不得視含公則大有造于先慈之苦節文則無毫毛之益于吾公之死也諸公子方遵曩日吾公之命以伯相呼爲再四辭謝雖諸公子奉公命相稱如故然于文祇重其愆所謂耳受而神實不受者也是日歸家幸得舉家無恙而病子呻吟于牀然阿翁已歸自足相慰乃僅聚首百日而亡痛哉諸兒爲述閏月二十八日之更深有鬼嘯于庭者三其聲甚厲意周公之喪已歸詰朝往詢公柩果于是夕至家公實相報有何疑焉十三日以一杯哭公而詳在京之事名九京報命復

之吾公隨以資斧三十金費數交公之子子佩兄且言范公當有後訊八月二十二日范公使者齎奠十金至蘇發函深是文恒產之說約以明春付金因聞王中丞之金業已收去念范公橐中甚窘乃致書李仲昌囑于中丞處從與其閒蓋仲昌與中丞爲椒蘭之好耳或謂范公此金異日卽以清鹿公於計甚便噫文旣倡恒產之說而范公慨然以爲己任則此金者乃范公爲周氏諸孤長久計者也若鹿公之金定當另爲區處耳豈可以游移其閒以負兩公意哉譜至此而批行之事畢矣



噫公之被逮也萬姓爲之號呼至捍法網喪其元而不顧公之就獄也天地爲之震怒奇災異變先後疊見夫豈細故公之已沒也洪水滔天于京師大風刮地于桑梓爲百年未有之災天人之際一至于此則公之爲公何如乃痛公之深者或以等死耳奚弗自裁于蘇乃多此緹騎贓金之費而投其身于至慘之地噫公何人乎甯泯泯而死自同於匹夫匹婦之經溝瀆者乎故關真君之籤兆每爲勸駕非不靈也正欲公之烈烈而死以奇節與公也此豈尋常所能測哉乃若吾公聞逮之詰

朝橐中所存白鏹不能一兩以三錢貧交徐龍開以二錢買桐油爲繼晷資謂其價稍廉耳以燈火之需而計及于此其家之貧可知比晚聞逮所付公子之金僅四錢耳問糊口之產僅僅半頃之汚萊問棲身之所僅僅數椽之陋室五年司理數年銓部而光景若斯吏之廉未有如公者乃能償贓金三千耶藉非吾公之品吾蘇之義則公之孤寡有爲贓金立斃耳斯民自有直道于載自有公評可不具論聞吾公爲獄吏拷掠時見其刑酷甚則高聲呼曰爾不畏天地耶柰何必欲處吾輩



以死且天下忠臣義士多矣從來翻日後之案者正不屬目前之所忌也非謂吾輩死而天下遂斷忠義之脈也公所謂教之誨之者其在斯言乎且捶且詈愈折愈奮被逮諸公無能比其烈者噫味斯言一時挺然不屈之光景又豈見聞可得一二哉猶記公公署候行燈下朗吟于忠肅公粉骨碎身渾不怕獨畱清白在人閒及楊忠愍公風吹柳鎖滿城香諸詩津津有味乎其吟之神若爲之彌壯氣若爲之彌揚者公于臨難激烈乃爾豈非真正奇男子壯哉壯哉公之構禍固由于與廓翁

聯姻一事而倪文煥首逢璫惡後更有陰爲之構者然聞緹騎之逮廓翁廓翁飲之虎阜緹騎且從虎阜解維廓翁爲聯姻一事欲姑爲一日畱緹騎難之公大叱緹騎而且語侵魏賊復曰若其直致我語余非畏死之人噫撩虎頭履虎尾矣奇禍之至何怪其然非吾公斷無此膽聞公于被逮之夕縣令守于廳妻孥哭于室公拜辭冢廟從容取筆爲僧題小雲棲額此其神情之定何如不死于蘇死于都真知所以處死者矣吾公之抵京也以四月之二十四日公之入獄也以是月之二十八



日未入獄前處東司房彼時諸縉紳無一人敢至而諸  
旗則左右惟謹蓋諸旗中途聞京師以其需索激變將  
如周繆兩家追比詐金曾於驛中密室環跪以前金完  
璧公則仍以授之誓不洩一言故感激若斯耳二十八  
日另有一旨開讀開讀畢裸形加綁以解理刑一至理  
刑彼時卽公隨身之僕俱不克觀矣聞公于理刑陳詞  
侃侃聲振一堂撻棍四十繼之以夾水火棍六十又繼  
之以拶參梭一百二十誣坐贓金二千兩續奉嚴旨五  
月初又加以夾復誣贓銀一千公至此不死者亦幾希

矣續有非常天變刑爲之停比至六月初旬又撻十棍  
數雖少而慘更甚十六公猶強飭十七子丑之際不知  
用何物鎖壓公首而亡動手者則鎖頭顏紫也聞楊左  
諸公之死皆出此人手顧選每日送飭與獄卒頗狎故  
得其情實乃爾不敢不詳誌以記彼時之慘毒公之德  
容曩公堅不欲寫有公門弟子龔兄名汝虬者知不可  
明告卽於候逮之十七日私攜丹青君王明谷從徬私  
窺圖公貌藏之其肖特甚不惟俾公之子若孫有所瞻  
依且使吾公之容異日與諸名公之像共垂不朽俾後



人有所寄其高山仰止之思亦似有天意此皆吾公之事所應備記故謹附錄于此是役也鋪堂一事全賴嚴叟顧公與所出往返書札爲給事足吾陸公而京師斂金實惟念陽徐公當其時縉紳先生靡不以公爲諱不敢齒及徐公獨奮身綜理而且侃侃于張侍御爲公之子力爭民變之事今日徐公之削奪所自來也若文一人既不敢及顧徐兩公之門非得士衡轉達其間更從中爲之料理則文有束手無措而已赤日中往來長安道上分憂共戚士衡一人耳乃若蓋吾朱君雖艱于文

之一宿然非朱君安所得查君以爲出納之地查君者以太學待選于京者也司此一項之金大非易事而查君能任之非獨千金之託毫無所負已也吾公之僕自顧選而外則有唐元特爲贓金一事銜命而歸潯暑中四十餘日往還六千餘里視後使周成幾兩月而纔返半道勞乎不勞乎嚴秀借文出入其勞可知而錢真者雖多所不便于文然遍叩諸公之門及入獄比納亦勞之不可泯者此俱北行之譜所應紀也乃若吾蘇斂金實惟光祿卿具茨毛公與異度文起孟長德升諸君子



文之遣唐元歸蘇而索金也屈指往二十日來二十日  
斂金十日尙虞不能及數乃元以端陽日從涿州歸于  
六月十六日已持千金之票至矣又十日念陽徐公使  
者又齎有五百金之票至矣是時有原齋會票五百金  
京中縉紳所助五百金范鹿二公處有五百三十金已  
有一千六百而得此兩項之金且浮三千之數倘其時  
而無必欲死公者完贖之日送刑部擬罪明旨昭昭也  
六月終旬自足了局諸君子寧不大有造于吾公聞文  
先生之言曰明知贖之完否初無救于吾公之死生但

公倘爲追贖而死則吾輩之痛更甚  
百解耳然當緹  
騎之至也所處已二千金茲復處幾有二千吾蘇之好  
義亦已至矣苟非公家赤貧真無可質當無可變賣絲  
絲取必于助亦安能感動如此哉被逮之始縉紳與諸  
好義者爭爲助諸貧士則請以本府季試三學諸生例  
得賞金全捐爲助而諸廩于學宮者則請各捐一金爲  
助一時好義光景可知而彼時司出納者實惟楊兄名  
太深暨張兄名我城當民變後人俱畏禍至有前曾出  
登而亟求削名助籍者而張兄能以爲己任不避嫌勤



若爲公而死者實惟顏佩韋楊念如周文元馬傑沈揚  
等五人聞佩韋念如臨刑了無難色挺然曰我爲清官  
死死有餘榮寇公祖名慎陝西人陳父母名文瑞福建同安人俱爲流  
涕陳父母者老于諸生中公爲司理特拔之進棘闈因  
以門弟子自居公之被逮左右周旋實惟寇公與陳公  
是賴非兩公恐卽欲赴闕未可必矣蓋當時人情危懼  
當事者惴惴以公爲憂府旣恐爲旦夕之留又恐速目  
前之禍惟有支吾觀望以冀一時之無事而已委婉調  
停惟兩公是賴至于吾蘇之禍止及吾民而士類獲免

止于降黜則或云票出安慶相公然亦非人力所及蓋  
以天變不畏之端而此時亦若有惴心稍委閣票處分  
者豈非天哉凡吾蘇士民親友爲吾公奔走捐助者不  
能盡記如公姻婭之殷汝劼介文交吾公者以此舉幾  
破其家而密交鄒虛于辭他館課其諸子則雖不北行  
賢于北行也文故紀北行而及之至文棲遲定與吳橋  
閒爲鹿爲孫爲范數公家範更有可言者鹿公之封翁  
爲成字公恂恂篤行惟知誦法孔子別無淫祀子旣職  
方孫復發解而身尙課農朝夕靡倦居然有伐檀氏之



風聞公壯年公之父方持斧吳中而公以青衿家居時躬親負擔以饁耕耘以故家之僕從無非田夫求一布衣鮮整之僕不可得也而肝膽更甚昔魏廓翁以大行人至其家求識公而公以我老儒而彼縉紳縉紳交自有吾子何與我事堅辭不出比廓翁被逮魏公子持蓼翁八行投職方職方方經理榆關公得書曰此吾子之友也可以吾子不在辭乎遂身為居停每對食見魏公子泣則不勝傷時吐其脯至欲質產為助又聞公艾年喪偶終身不再娶門庭肅然職方氏年方五十有二而

髮鬢皓如與封翁幾若伯仲蓋以急友之難一夕而白同榜中吾公卽與定交在此急吾公之急化無為有肝膽所不必言親朋四出問金而相對不輕齒及以故其僕從寂無知者比范公金至方求公命使促孫啟美兄公已先期命人往矣作事之密趨事之敏亦可窺見其微子孝廉公仁卿惟知下帷門外之事卽試事亦不一與其父子祖孫閒真令人相視醉心師法不遑也孫公齡十七領鄉薦已為孝廉二十七年而四壁蕭然一無所有昆季四人每食必聚更相僕從疏食菜羹陶然自



得忘其爲貧也文初謁公與公竝騎而行將至公下騎步趨文謂已至耳不知乃道經其尊公墓也因爲訪其疇昔廬墓之所併讀諸君子咏其廬墓之章宛然孝思令人傷感如公者孝廉二字真不媿哉而其兩兄一弟俱篤行君子弟卽啟美兄奔走吾公之事者也若范公者高義所不必言時其太尊人宦遊而太夫人在堂朝夕往朝不啻嬰兒之慕聞曩者太尊人爲湖州別駕偶抱疴報至時方事未畢卽刻疾馳不八日已至湖葢一日夜馳也

也延明師于別業課其族人雅

有文正之風師卽用舟康先生古人也已登明經薦而甘苦督課居然寒儒康有二子彬彬謙恭次子諸生乃儒其冠長子尙未泮遊則冠齊民之冠文登其堂爲之畱飲其子掃除擎捧惟恐不及文再四爲設坐阿翁弗許也而仲昌李兄一種奇特之氣英英逼人吾公之未沒也則慷慨相期吾公之已沒也則悲歌相卹披肝瀝膽把臂慇懃卽肉骨不啻以上諸君皆夢寐勿諼而恍然在目者故特爲之附及乃有吾蘇鐵賈張全倫晉人也彼未嘗沐公之恩而第感公之知吾公之逮亦捐助



十金又惓惓爲諸公子計曰公子年少非得疇昔父執諸君子爲之主持不可事期必行言期必聽乃克有濟乃克無負清白吏子孫噫斯言也斯念也而發于晉之賈人雖數君子金石之誼必繇斯轍然旁觀一種議論自不可少倘諸君子而計及於此則公之諸孤旣爲大賢之苗裔又得衆正之夾輔必且儼然成其爲道器疇謂公死乎疇謂公死乎紀北而終之以此所望于諸君相成之誼匪淺哉

蓼洲周先生書

廓翁事已付之一痛矣翁兄生死交情眼中未見其兩感極容面時悉之築室將成弟已作避世計知亦有道者之所深許也不盡

傷哉此周先生手書也先君云于都中尙有數楮幾爲邏卒所獲悉已火之止存斯柬乃先君爲魏先生後事所寄者不數日而先生亦被逮頃簡笥中讀之涕下謹錄首端以識愴感

湛持文先生書



讀手譜當日情形了然可作他時信史使人誦義無窮  
彼以不及視含爲兄遺憾者不知其間無數委曲耳飲  
冰吞炭冷煖自知惟有腸痛弟憂患餘生復多疾灰閉  
門戢影不知作何稅駕也原稿奉上祕之篋笥畱爲金  
蘭譜中一段苦海耳

又

子佩雖當八都恐無同之者未可遽行尊論動呈之說  
極當但今當事諸公謹畏太過鄉紳又鮮慷慨激發者  
所恃天子神聖遠駕堯舜前敕諭有褒恤贈蔭諸語此

時當有處分八贈諡祠廕四者缺一不可然固非一時  
一人能辦也道體久病此時須萬念放下乃稱善攝吾  
輩後死之任必無少怠幸勿注念以耗精神參價一兩  
奉上空囊殊媿菲褻希亮希亮

現聞姚先生書

初意日譜迺吾丈白敘生平耳不知其爲亡友北行事  
也披緘盥手焚香卒讀不禁泣然此兄受奇禍惜其不  
能效忠愍公就樞牀土作年譜而吾丈代爲之他年信  
史寧不以此爲左證至於周旋險阻生死其之古人中



北行日記書  
寧復多得友道如土卽涼煥輒爲改念況於安危賴吾  
丈手縮而肩維之真狂瀾一柱若弟輩惟有自媿自嘆  
而已其與鹿乾老措處者洵不可負弟輩業已心識之  
來稿謹而使馳納一片表意少佐藥餌幸百惟珍重是  
禱

又

累承手教因入鄉營葬不能速答爲辜聖明在御沈寃  
欲洗伏闕上書此其時矣但上疏後必得都門有大力  
者爲之照應方得如意今所仗者一聖君耳若在廷

臣猶昔日也子佩子身而往孱然書生有閣難叫故鄙  
意與同志者商之必得拔茅有機方可挾以俱往日下  
恤典自有公論若補其所未備不妨徐圖之至于三學  
公呈求當事代題文試觀今之當事者果其人否耶前  
日毀祠毀像不肖欲取煨燼之餘以告蓼兄之靈而府  
公尙斷斷不可況有進于此者乎知丈熱腸如火姑少  
待之吾輩後死之責正有在也前所致范質老書不敢  
深促恐其以此爲歉但有書寄鹿乾老則以重擔累之  
殊切不安或徐而爲之計耳至丈所寄兩書仍在張業



師奚囊中弟未嘗取歸也蓼兒像得其髣髴覽之痛絕  
尙未忍捉筆題像仍奉納尊體未痊尙慎攝自愛顏楊  
云云中心藏之

文姚兩先生昔許題詞今在都門遂以當弁語

質公范先生書

白黑氣一道飛集貫索而天地震怒四海鼎沸凡在同  
志能不倍切沈痛自傷僻蹤在遠一介無聞臂指莫効  
空負鬚眉誦良朋永嘆之詩爲慨然太息門下左右周  
旋不避艱險嶽嶽高義真足千古矣聖明在宥詎宜有

此道舉然非有此何見至人肝膽從來忠臣義士時  
乃顯天未始無意也然使朋友一倫不至獨輕于世此  
所維係甚大不佞私心佩服匪止急難之誼而已也數  
日晤對仰見一往意氣令人心折歲寒深盟從此始終  
以之數日在上無忘此言云云拮据累日東貨西借有  
類持鉢僅得如許薄俗悠悠賤貴鄉叫嗟鑿金眞當愧  
六入定興更得何等消息願望好音目斷神搖銀三  
百兩計五封希灼入

又



嘗讀睡書至李固之郭亮陳蕃之朱震孔融之習脂慨然想慕以爲今無其人不意于門下見之當此世道交喪得一人維持交道可以不孤一段氣誼獨存天壤間亡友之銜結又其次矣別後倘悅累日不能爲懷計期此時門下已抵里門矣渠家能存立否官銀有著落否門下一到事事經紀諸子無父有交周兄雖亡不亡矣思生死之交門下當其難者我輩地遠力難相及苟有可効不惜踵頂走使往看幸委曲見示好從事也文士一種肝腸深用敬服不避宋同一書致謝幸惟有以

已久欲遣使馳候起居因爲先慈歸藏計拮据年餘心血都嘔冬抵乃畢窀穸而體病遂不可支矣日日負上荒丘百念灰冷所不能了者惟有前議百寐以之難置諸懷但大事之後不免再行稱貸錢某旣以未周不便開口且竊議我以當官不能作家舉爲笑柄卽游宦者又有形迹之嫌更曰自居于清何以濁待我所以更難更苦盡力搜括得九十金又邀同人王葱嶽中丞五十兩張蓬元司馬李性參憲副各三十兩此皆海內正人不佞同志咸忻然樂助者端使奉上以卹周公子門下



查收產便即以付之不便仍存貯以待勿使零星花費也遙念門下周旋覆巢之家不知費多少籌畫塾師得人日用粗遣皆翁兄明賜不佞以爲天生偉人俱足補世界闕陷處非謬也新君登極掖肘大奸旣已除翦朝端漸有清明氣象私意諸賢子孫政當爲叩闈之舉高明必有定見自無待不佞言也尊恙勞而兼鬱多方調攝以輔聖朝爲祝

乾岳鹿先生書

別後兩從吳橋使讀仁兄所寄而其人自來無往不佞

無由附報章此番乃得從張異度兄手以佈積悃夫前爲蓼洲年兄貨事不佞原以身任之仁兄自京遺來之券不佞已卽時火之周氏諸孤旣驚覆巢復苦立壁豈有割饔殮以償前事必拒不佞於蘭籍外不使得効一毛於緩急之數哉仁兄過執不必然之小信而未暇爲不佞地今以後願勿再提只以弟情告於蓼洲兄凡前以百五十金當不佞千里之束芻則仁兄之相諒相愛者至矣孟長兄有字亦以此語爲報仁兄欲自爲信當容不佞使勉爲義不佞得自附於義而仁兄之信自在



積悰萬縷未遑詳布先以緊關之情奉復計此紙得達  
而仁兄清恙已愈多時天相吉人自當勿藥

仁卿鹿先生書

憶自丙寅言別見翁兄悲憤成病私恐難涉長途深以  
爲念後從范質翁年伯處知抵里門且接手書始慰遠  
懷也嗟乎誰非朋友臨難始見交情翁兄護纍客于危  
途逐忠魂于歸棹若茲肝膽何必遠慕古人哉聖人臨  
御正氣大伸卹錄明綸輝流黃壤翁兄追死念生更當  
破啼爲笑矣春初入都晤異度先生再接華函三載離

懷恍焉如對獨是翰墨諄諄恨前約之未結則甚不必  
也夫當日事急稱貸家君已身任其償卽未明言盡以  
相助固心許之矣周年伯後事雖完而伯母世兄卽舉  
火之需尙須區算安得贏餘復償此項寒家雖空囊差  
涇然薄田數頃歲可稍出其息節次完之幸畱得此身  
在其餘皆易處事耳翁兄前件便從今日勾銷無勞再  
以爲念也已與異度先生言之煩致之諸君子家君尙  
有一牘續寄偶因南鴻之便先附此函聞道體久病尤  
宜自珍握手何時不勝悵然



北行上詩書  
譜中范公產金鹿公貸金為先君示了之願垂暝不  
忘者其自范公第四東及鹿公橋梓東咸先君蓋棺  
後所來痛未及見梓之以竟前事併識高誼云

壽陽詩識

跋

嗚呼此先君從難次第北行之事父執諸公讀之泣下  
者也周先生建忠抗節忠愍公後一人被逮開讀郡人  
士奮迅感慨哭聲震天而匹夫慕義視死如歸者五直  
道不亡真足褫大慙之魄而伸忠孝之氣顧當事者忿  
嫉益甚鍛鍊之謀益以刻深當斯時也岌岌殆哉先君  
獨毅然從先生往戚友無不重為惴恐屹不為動周先  
生屏氣正性覆折而逾堅既以完節高千古而先君以  
一身周旋其間臨難不傾知無不為遂至病中肺腑慷



才不...  
慨矢曰公舍我死我何用生爲欲伏闕爲公鳴冤念徒  
死無裨且以先人葬事託諸公子後事百未及一  
圖無以瞑公目姑後死以了公事故于九京報命書有  
云不久且當從公地下隨以窀穸商之桑梓諸公恒產  
謀之吳橋范公延師肄業則任之舊西席鄒虛王先生  
事差有緒而先君病日重矣血時嘔矣裹疾以竟斯譜  
謂公忠孝大節日月常鮮至於從容就義威武不屈之  
概非此不悉且諸公急難之誼有不徒付之永歎者咸  
於斯可考焉譜成遇聖天子臨御乾坤重闢喜曰不圖

垂暝尙及見茲伏牀北叩誦聖明迨易簣之辰猶呼壽  
陽扶掖手書上文姚兩先生促叩闈洗冤急表忠魂曰  
今而後吾有以謝良友矣投筆而逝無一語及家事嗚  
呼痛哉先君砥礪廉隅以名教爲己任生平大行更僕  
未易數壽陽另當詳述用乞大君子一言以垂不朽獨  
計斯譜周先生殺身成仁之義樂天知命之誠披覽如  
見情形不隔尤先君沒世苦心所寄今周先生誼動聖  
主特表清忠而先君見背忽已二祀士無賢不肖不沒  
其親之志各有同懷欲先鐫斯譜徧呈鉅公竊愧蕭然



